

相关阅读

《盗墓笔记》申报茅盾文学奖的那些事儿

■夏烈

2011年4月,中国作协启动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申报工作。由于早已面临的大众文化与阅读新局面,尤其是网络文学在中国进入第十三个发展年头,中国作协顺应局势,在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两个大奖的评奖条例中都开了口子,增加了允许网络文学申报上述奖项,条例中出现了向“持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重点文学网站”征集文学作品的具体表述。

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放网络小说进来,尤其是让网络作家占据了一些全委会委员甚至主席团成员的指标,认为这是文学上的过度妥协乃至作协事业的污点——如果仅仅这样想,我觉得是尊驾没有明白中国作协究竟是一个什么组织。如果温柔地说,作家协会是所有文字创作者的家,那么就应该包括过去的通俗文学,今天的网络文学、类型文学作者。

南派三叔：“我的心情很‘矛盾’。”

4月的某个傍晚,我接到浙江省作协时任党组书记郑晓林的电话,说,如果浙江推荐申报本届茅盾文学奖,留一个名额给网络文学,你对推荐人选和作品有何建议?这块你是专家嘛,我们作协党组征求意见。

沧月、南派三叔、流潋紫,是最先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名字。我就建议他们三选一。

好的,谢谢!我们商量之后还要麻烦你。

隔一天,麻烦我的事情来了,帮助南派三叔一起给《盗墓笔记》填写一下申报表。浙江作协的领

导担心网络作家未必知道体制内这些填写的规矩,有我在,又能跟作者同一个频道沟通,所以他们就这样安排下来,用心是细腻和良苦的,所以我内心一暖,觉得这个“麻烦”并不麻烦,而是体贴的人情。

有趣的是南派三叔。当我把消息传递给他时,他是高兴的,答应了自己看一看表格就填写,然后让我总体把关,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些表格应该用什么样的口吻、文风。然后他马上又怀疑地问,你觉得这个靠谱吗?

我回答,评不评得上有啥关系呀,这个奖本来就属于纯文学。但既然开了口子,省作协都愿意让你报,应该积极参与的。我后来把这个意思跟媒体用另一种话语重说了一遍,网络文学申报茅奖,既然“有这个可能性,就去试试看,没有尝试,又怎么会有成功?”

南派说,我觉得是肯定拿不到奖的。不过你说得也对,跟一把,按你的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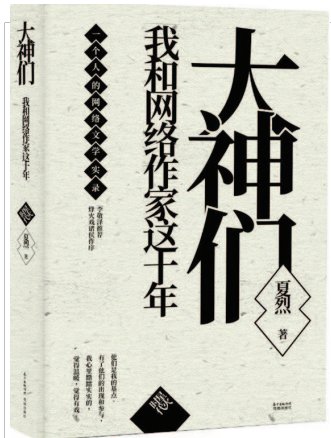
我交掉改好的表格后,按捺不住,在2011年4月18日19:45的时候发了一条微博:

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两件事:1.@南派三叔《盗墓笔记》即将申报茅盾文学奖,申报单位浙江省作家协会,我是推荐人。不过茅奖要20套样书,磨铁能不能赞助呀?@沈浩波。2.@类型文学双年奖,评委慕容雪村退出,增补@今何在为评委,这一进一出,还有很多故事,留着写回忆录了。

南派紧接着就转了我的微博,并评论:

我的心情很“矛盾”,但如能得奖,心情“矛盾”的人更多,所以让我得奖对茅盾文学奖有好处。

这个信息时代,只需要我和



《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 星火时代》夏烈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他这样两条互动,够了、足够了。接着就可以静候全国媒体的电话。如果今天坦白一点说,我们开始呼应作协的要求时,彼此心里都明白,这中间至少会蕴含着一波媒体话题的高潮。在我看来,这很值得。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坛：“冰与火之歌”

之后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盗墓笔记》等当年各个机构呈送的网络小说静候着第一关“资格审查”的结果。换言之,如果在资格审查中被踢出局,可以认为并没有进入茅奖的评奖范围。果然,5月16日,中国作协在中国作协网公布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名单,180部长篇小说入围。媒体最关注的《盗墓笔记》以及《杜拉拉升职记》等都没有熬过资格审查这一关。而细心的媒体还分析了剩下进入大名单的所谓网络文学作品,他们说:“有8部作

品入围,但仔细分析却发现大多是传统文学放在网络上连载。”(《南方日报》2011年5月18日《网络小说〈盗墓笔记〉参选茅盾文学奖落选引争议》)。

所以,媒体的一般性质疑声是多过理性和深度追问的——比如当时网络小说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创作水准?有没有经典作品?评价标准是什么?这个评价标准跟茅奖过去的评价标准合不合、要不要修正?如果茅奖标准无法兼顾网络小说的写作特质,有没有另立国家级大奖的想法?

但就像第一轮由我一条微博引发的,当时按照百度新闻搜索,至少有50余家媒体报道了《盗墓笔记》申报的讯息,各个网站转载还不算;现在被刷出局,百度新闻搜索,约有百家媒体又报道了网络小说出局事件。

当时负责“资格审查”的中国作协创研部胡平老师,是个老资格、有经验的评论家和局级干部。当记者问及为什么《盗墓笔记》等出局的时候,我觉得他回答得极好,展现了负责其事的行家里手的水平。他是这么解释的:“《杜拉拉升职记》和《盗墓笔记》一样,没有入围也是因为还未完结。现在有很多网络作者都很有才华,而茅奖的参选作品必须是已经获得线下出版,这个规定也卡掉了一部分网络作品参选。不过,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网络作品入围。”

而懂行的记者又追问了一个问题:茅盾文学奖拒绝《盗墓笔记》,真的是因为作品未完?有网友质疑,浙江作家王旭烽在2000年曾凭借《茶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南方有嘉木》和第二部《不夜之侯》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不也是系列小说中未完成的单部作

品获奖?胡平答道:“王旭烽获奖的时候评奖条例并不完善,从第七届开始,茅奖就要求系列作品必须在完结后才能评奖。”

所以对于这届中发生的网络小说代表作品申报茅奖而未过资格审查,媒体、粉丝尽可以议论纷纷乃至固执己见,但中国作协的回答倒也很客观,能够自圆自洽。

南派三叔自己动了小心思,应对这个阶段,他发微博说自己是“被参选”的:

公布一下真相,免得误会,《盗墓笔记》根本没有参选,中国作家协会说我没写完,不准选。铁凝大姐一定是我的读者,利用职权催“盗”。不用打电话来采访我安慰我了,我拿我人头发誓我真是被参选。

见到这条微博我一笑了之:仍然充满了南派式的幽默。

“茅盾文学奖对我来说不是荣誉。”南派三叔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和茅盾文学奖不是一个路数:“他们是严肃小说,我是通俗小说。他们追求的是小圈子的肯定,我追求的是大众的肯定。”对于网络文学作品第一次参评茅盾文学奖遭遇全体失败,南派三叔认为,只要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人员结构没发生变化,一切都是空谈,“如果找网络作家当评委,可以;如果全都是作协的作家,选出来的网络文学也是放在网上连载的传统文学作品。茅盾文学奖敢放在网上海选吗?”他补充一句:“市场的畅销对我来说已经是得奖了。”

有时候想想我所目睹的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坛关系,真是一出“冰与火之歌”。

(节选自《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 星火时代》)

(上接第一版)

范先生晚年把这种讨论涵盖到了网络文学。夏烈的手头有一个册子——《六合观风:从俗文学到域外文献》,收录了为纪念章培恒先生而设的“章培恒讲座”的五次学人演讲。范先生的题目是《中国古今市民大众文学的来龙与去脉》,其中“去脉”主要谈的是“网络小说”。

范先生说:“网络文学是我们今天的市民大众文学,特别是年轻人的市民大众文学……通俗文学过去曾有30年的断层,在改革开放以后,翻印大量的过去的小说,但新写的通俗文学往往质量不高。我们总想什么时候能再出现一个张恨水,再出现一个还珠楼主就好了。一直等到1990年代网络文学出现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这个苗头。现在‘网而优则纸’,网络小说写得好就可以印成书。接着又因‘网优而‘触电’,作品能热播于荧屏,比如《甄嬛传》。”对此,夏烈分析,一方面,可以从现代文学史经验下来的范伯群等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指认当下流行的网络小说正是百余年中国文学史中渊源有自的传统的流变,所以待之以从容和乐观,甚至说是期盼中的事;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网络小说的媒介转型和媒介融合问题,

“网而优则纸”“网优而‘触电’,”这样的现象描述,正是今天网络小说写作所处的全媒体、全产业链语境。然后范先生全无障碍地宣称:“候补的张恨水、还珠楼主都可能出现在网络上,这是市民大众文学的‘文艺复兴’。”

夏烈因为自己做网络文学有遭受边缘化的危险,才深入寻找过往的学术资源。他深刻感受到范先生在现当代文学史述共同体中要提通俗文学的地位和“两个翅膀论”的不易与苦心。这是顺着“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的“两新”(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定论径直讲现代文学的正宗和经典,而只有将古今市民文学置诸中华传统文脉整体结构,并且确证晚清近代通俗文学作者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分子和先行者的史家、学者,才会这么通达而精准地定位20年来的网络文学创作潮及其某个意义上具有“文艺复兴”式的价值。

在《大神们》中,夏烈有专门一节写到了莫言对网络文学的态度。2009年底莫言到杭州做活动时,主动问起写《盗墓笔记》的南派三叔,并对《盗墓笔记》作了一番评价:“我看过他的部分作品,那盗墓经历写得,让我觉得好像他家住咸阳附近,肯定跟爷爷或者爸爸去盗过墓。我还对着他的

网名,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北派大爷’。”当时的莫言对于网络文学的态度,远胜于不少狭隘的纯文学同侪。他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短文《网络文学是个好现象》,指出:“网络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是普遍的,影响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文学也不能例外。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格局,文学的门槛降低了,走向文学的道路变得更加宽阔和多样……现在作家群体也是多元化、多层次,一个梯次一个梯次的……每一个梯次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任何一个作家也不要幻想自己能够‘通吃’。”

重估网络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因缘、作用

夏烈认为,正是这样一个由改革开放、互联网平台和大众广泛参与的“草根——全民写作潮”,涌现出堪比晚清小说潮又逾越晚清小说的“多重可能”。网络文学,无论是“构幻”的奇幻小说、玄幻小说、科幻小说,以及穿越、重生、异能等元素的大胆运用;还是“现实”的都市小说、职场小说、官场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甚至反映国企转型的、改革浪潮中新

经济崛起的……都令人觉得生活的素材、处理、想象可以如此丰富多样,即便为了逃避、安慰、移情、娱乐,也都有技术和艺术的借鉴融合、生产生成,承载着地道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感、意志;而虚构的世界以及其中游戏的规则,又逐渐形成了二次元的独特结构与美学,形成了类型小说自身的新传统。而网络作家自己也说:“网络文学驳接上了中国旧小说的传统,沿着变文、评书、明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近世以金庸、琼瑶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的轨迹一路走来,并嫁接了日本的动漫、英美奇幻电影、欧日侦探小说等多种元素。就渊源之深远复杂而论,其实并不在严肃文学之下。”由此,夏烈以为,今天来回顾中国网络文学20年的发展史,并不止简单地将网络文学沿着通俗小说研究的路力求使其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一支,而是在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模式中重新认识今天它所呈现的中华性和全球化基因,拷问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对世界和传统的因应,全面认识和重估网络文学在“中国文学”四字中的因缘、作用。这些,都是20年中国网络文学带来的全新视野和命题,也是我们实现乃至超越范伯群等先生们的理想志业的感恩回馈。